

##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

杨丽琴(安徽)

人生半百,走过很多路。宽路、窄路、直路、弯路……曲曲折折,高高低低。闲下来时,仔细地梳理,有的顺风顺水,有的泥泞难行;有的记忆犹新,有的模糊不清,有的只是断断续续的片段,但最深刻的还是老家那些乡间的路。

乡间的布局,村连着田,田连着村,分不清是村包围了路,还是路缠绕着村。放眼望去,村那边还是村,田那边还是田。田与田,村与村,或者田与村之间,纵横交错的是一条又一条的小路。

我记得,出了大门,走过门前的打谷场,是一条机耕路。这条机耕路很长,东边连接通往省城的大马路,往西连接着一个又一个的村庄,看不到终点究竟是哪,或许,没有终点吧。机

耕路也就两米来宽,村子里男人走过,女人走过,大人走过,小孩走过,我也走过。因为是泥土路,雨天,泥烂路滑,胶鞋常常陷进泥里,使出吃奶的力气往上拔,结果,脚拔上来了,鞋还陷在泥里。有时,还会摔倒,弄脏了衣服和胶鞋,惹来母亲一顿责骂。晴天,泥巴结团成块,深一脚,浅一脚的,走路也不能掉以轻心,一不小心崴伤了脚腕子,轻则几天,重则十天半月不能上学。但因为是唯一一条大路,所以,这条路上,走路的,拉板车的,骑自行车的,开拖拉机的,来往穿梭,偶尔,还会跑来一辆汽车。热闹了路,也繁华了乡村。

从我家到学校是一条连着一路的田间小路,那些小路曲曲弯弯,凹凸不平,一直向远方延伸着。看着脚下的

路,思绪却顺着路在远方飞扬,那些懵懂的年代却总是做着烂漫的事。

春天,小路上铺上了嫩嫩绿绿的小草,还有各种叫不出名的小花儿,春风轻拂,花儿摇曳生姿。放学路上,我喜欢一路采着小花儿,回到家插在瓶子里,放在我的书桌上,好似春天开在我的书桌上;夏天,草木葱茏,庄稼茂盛,我喜欢和小伙伴赤着脚,踩在绿意盎然的小路上,感受着那种柔软轻轻搔痒着脚底,喜欢摘开得白绒绒的蒲公英,凑到嘴边使劲地吹,看片片花絮轻舞飞扬;秋天,稻谷沉了穗子,棉花开出雪一样的花朵,玉米飘着金色的丝,山芋甩出长长的藤儿,小路上到处洋溢着丰收的景象,我一路唱着老师教的歌儿,感受秋深秋黄;冬天,一夜风雪,大地一片洁白无暇,我背着书

包,一步一步踩上熟悉的路,脚下咯吱咯吱的声响,留下了我深深浅浅的脚印,回首,我踩过的地方分明成了一条路。

这一条条小路上,也印着父老乡亲的足迹,日复一日,一年四季,他们佝偻着腰,皱纹间积蓄着小路上的黄尘,面朝黄土背朝天辛勤地劳作。我帮母亲割过草,给父亲放过牛。我常常倚着门框,看着门前的小路,想着小路尽头的世界。

上了高中后,脚下的路,也变宽了。家与学校之间虽然有宽阔的大马路,但我依旧选择可以抄近道的乡间小路。当这条陌生的小路在脚下熟稔于心,浸入梦里时,我挤进纷扰的城市,踏上了坚硬的水泥路,黝黑的柏油路。脚下的鞋,也由妈妈纳的千层底,

变成了样式新颖的皮鞋。每天穿梭于喧闹的街头巷尾,看马路上行色匆匆的人群,看路边绿化带里蔓延的小草,摇晃的花儿。我总会想起曾经走过的乡间小路。那些路上,有父辈们默默耕耘的足迹,有我苦苦追寻的梦想。

社会在发展,乡间的路也发生了变化。我家门前的机耕路早已拓宽,路面修成了平坦的水泥路,乡里很多主干道也变成了黝黑的柏油路。每天穿梭不息的车辆,也有了城里的感觉。

脚下的路有千万条,但是,最让人念念不忘的还是那条来时之路,因为这条路最真,最纯,最善,也最美。

路在变,人心不能变。只要能坚守自己的初心,无论什么路,都会让我们走得堂堂正正,坦坦荡荡,不会迷失了方向。



【第10期】

## 春夜,细雨如诗

彭涛(江苏)

“檐滴新春雨,窗昏半夜灯。”春日多雨,尤其夜半时分,淅淅沥沥,夹杂料峭寒风,轻轻敲打窗子。

这样的夜晚,我总会忍不住披衣起床独坐窗前,窗外是漫无边际的黑暗,小镇的夜晚原本就是灯火稀疏,再加上夜雨的浸染,零落的灯光则更显得模糊孱弱。面对这春雨,我心中不禁生出一种莫名的怅然来。好在屋里的台灯温暖柔和,映照着玻璃窗子上的点点水痕,亮光熠熠。

晴日里,明媚春光展现出艳丽画面,让人眼见之而心生赞叹;夜雨中,绵绵春雨吟诵着动人诗句,让人耳闻之则浮想联翩。

乍暖还寒时节,春雨的清冷湿润了异乡人的心。故乡田野里的油菜花开了吗?山坡上的桃花红了吗?长路迢迢,烟雨之外,对于我这样的游子来说,故乡的春天只能在想象中牵动思乡的愁绪。“春雨楼头尺八箫,何时归看浙江潮?芒鞋破钵无人识,踏过樱花第几桥?”在苏曼殊的眼里,春雨是凄迷的。独倚异国他乡的小楼,尺八洞箫声里,春雨绵绵不绝,漂泊异乡的凄苦,在这山长水阔的烟雨中化作了内心无尽的惆怅。雨中樱花零落,身世漂泊不定,乡愁在春雨中发酵,归途在落花中迷失,何其悲哉!

春夜格外宁静,只有雨点滴嗒,静默之中,想起前不久孩子问的一个问题——为什么文人墨客对雨天有特殊的喜好?是的,绵绵细雨让繁华的春色安静下来,独处雨中,既可以怀想远方,又可以探究内心。“疏点空阶雨,长明古殿灯。庐山岑寂夜,我是定中僧。”春雨中,孤灯下,山色空蒙,万籁俱寂,此时的陆游,远离政治中心,凄风苦雨摧残壮志,心怀抱负不得伸展。即便如此又如何,任凭风雨凄迷,我自如老僧禅定般坚守内心!

春雨绵绵,固然冷清了夜晚,但是对于嗷嗷待哺的草木来说,有了雨水的滋润,才有了绽放的力量。“好雨知时节,当春乃发生。随风潜入夜,润物细无声。”当年,颠沛流离的杜甫辗转来到锦城成都,定居草堂,躬耕田园,这是杜甫一生中难得的短暂安定日子。正是因为熬过了寒风肆掠的冬天,才有了长久蛰伏后对甘霖的无限渴望;正是因为有了对花草特别的眷念,才有了对春雨情有独钟的喜爱。《春夜喜雨》,喜的是恰到好处的雨落,喜的是寓居草堂的安然。

春雨还在下着,点点滴滴,丝丝缕缕。我独坐窗前,聆听春雨绵绵不绝的倾诉,如同聆听那或是哀婉、或是缠绵、或是淡泊、或是欣喜的吟诵。灯光之下,雨声之中,古代文人墨客一个个款款而来,让这寂静的雨夜浸透了绵绵诗意。

“廉纤小雨作春愁,吹湿长空漫不收。架上醱醅蘸着叶,眼明新见小花头。”此时,我蓦然想起了宋朝诗人张耒的这首绝句,心里便明朗起来,待到明日晨起,雨初霁,枝头小花艳丽,春色盎然明媚,又是春暖花开时!

## 春耕母亲忙

熊兴国(云南)

这是一个农忙的季节,每每天不亮母亲就开始捣鼓她的“事业”。

地,母亲已经提前侍弄好,只要背上农家肥和种子,再带上锄头就可以下种了。农忙的季节,母亲往往是来不及吃早饭的。其实再忙,时间都是可以挤的,就像雷锋同志说的钉子精神,不过母亲挤出来的时间并没有用在弄吃上,而是花在了她的那些“宝贝”身上。

猪是必须要“照顾”的,虽说头天晚上猪食已煮好,不过喂还得花些时间。圈里的鸡也早就在叫唤了,母亲得赶快拿些玉米粒过去,怕晚了鸡被饿着。小黄狗也在围着母亲转,好像在问:“什么时候吃饭?”狗是好打发的,给点冷饭,再弄点剩汤,就是饱饱的一顿。可是家里的猫就没那么容易打发了,每顿若没点腥味,它就“挑食”,因此母亲还得多操份心。

其实母亲一向很偏爱它们的,不过这个时候母亲确实没有时间,因为过了这个季,就没有这个节了,母亲得赶着下地。

到了地里,母亲就把背上的篓往地上一放,连额头上的汗都来不及擦就忙着点豆了。她用锄头一个窝一个窝地把地刨开,再往里放上从家里背去的农家肥和豆种,最后盖土,也就完成了。说起来容易,做起来可没那么简单,其中的滋味,或许只有真正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。

忙完了豆,还有瓜。母亲说,种豆得豆种瓜得瓜,因此她还要种些南瓜和黄瓜。南瓜只能做菜,黄瓜还能当水果。种瓜还得搭架子,母亲总说,要是不搭架子,就像生了孩子不抚养,不教育,那是不负责任的。

母亲总是忙到日上中天才肯离去,一来是肚子确实饿了,二来还有她的那些“宝贝”也该吃“中午饭”了。

看母亲忙得够呛,我就告诉她,不要养了,不要种了,都年近70了,还那么忙做什么?

“不忙要吃啊!”这是母亲常挂在嘴边的话。

是要吃,不过也没必要那么辛苦啊!父亲已经不在,我们也都在外面,家里就一个人,能吃得多少,何况每个月我们都会准时给她生活费。看母亲“不听话”,我就给她“摆事实,讲道理”,养猪要多少成本,种豆要多少劳力。

母亲倒也通理,也觉得那样做确实吃力不讨好,不过通理是一回事,固执又是一回事。年前就和母亲决定好,不准养,也不准种,当时她也是点头了的。可前不久她花了1000多块钱买了两头小猪,然后又把地给侍弄起来。这可不,“道理”又白讲了。

她知道我是个暴脾气,还没等我说话,她就自己先承认了“错误”。完了还告诉我,钱放着不会长,只有猪才会长,地放了只会荒,只有耕耘才有希望。

哎,你说我这闲不住的母亲!



## 捕捉

裴振喜(河南)摄

## 风送杏花香

管淑平(山东)

“一陂春水绕花身,花影妖娆各占春。纵被春风吹作雪,绝胜南陌碾成尘。”读着王安石的这首《北陂杏花》,不经意间就感受到了春天悄然来临的气息。

仿佛就是在一夜之间,我这儿的杏花就纷纷开放了。也许是因为雪花走得太匆忙,也许是因为春风太过温柔,风轻轻地一吻,一个个小花苞便从沉睡着的梦里醒了过来。

杏花的开放,总给人一种热热闹闹的感觉,密密麻麻的花朵儿欢欢喜喜地开着,纵使你不注意也都很难。然而,印象中的杏花,留给我的却是一个个美丽的误会。

记得初识杏花时,我就把它误认成了梨花。浅浅的白,星星点点,在枝

头随风舞动着,让你醉迷了眼眸。它和梨花确有几分相似,如雪花,似月华,给人一种干净爽朗的模样。倘若,静下心来仔细观看,你定会发现杏花的色泽中多了一道别样的红晕,似红非真红,说白也不算是真的白,给人一种幻真幻假的缥缈之感。

与杏花的第二次邂逅,是在小学时,去一同学家做客。同学居乡村,小院被花木点缀着,其中最显眼的植物就是杏花。但那时的我很少出门,而且家旁边只种了几棵樱桃树。观其叶,忆其貌,感觉它和樱花似曾相识,似白非白,似红非红,朦朦胧胧。于是不知是哪来的勇气,“樱花真美!”一个稚嫩的声音就从我的嘴巴里溜了出来。大人们都纷纷笑话我,“乖乖,这

是杏花,可不是樱花哩!”于是,在两次美丽的误会中我终于领略到了杏花的美。

就色泽而言,杏花大多是白色的,也有粉色的。不管或粉或白,都同样不失素雅,让人觉得亲切。它没有桃花的嫣然,但却有一种鲜活的生命的气息,给人以心灵上的深深震撼。怒放着杏花,一团团、一簇簇,这边谢了,那边又开,有些肆无忌惮。它们热热闹闹地开着,春天就还醒着。

每每看到杏花,也总会有一些微妙的感觉产生,像在内心耕植下了希望的种子。杏花的花苞慢慢地由小变大,先是一朵儿悄悄地绽开,随着一缕香味的欢腾,一朵接着一朵,竞相开放,仿佛是为了赶赴一场约定。就

在你还未察觉的时候,星星点点地挂满了枝头,最后留下一树洁白,在太阳折射下来的光晕里让你浮想联翩。

杏花的美,既不吝啬,也不张扬。不管是在校园的角落,还是在城市的街边,亦或者就单单是在道路的两旁,你也总能够寻觅到它们的影子。默默地生长,默默地开花,默默地奉献着力所能及的花开。

一树树的杏花,仿佛就是一树树可爱的小精灵,惹人喜欢。当微风吹起时,树上的花朵儿也顿时摇曳,如梦一样,浪漫而充满美感。

一树树杏花在枝头迎风绽放,一缕缕阳光抚慰着一朵朵小巧玲珑的花儿,希望的萌发,生机的涌动。想来,春天的曼妙也许就在于此吧。

## 春韭滋味长

文雪梅(陕西)

都说“早春韭菜一束金”,我家门前的自留地里就有炕大一片韭菜地。当春风漫过陇州的田野,韭菜就按捺不住兴奋,拱土而出。刚透出芽儿的韭菜,呈微黄的颜色。一天,韭菜跟着春天一起长大,越长越高,不过几日,就葳蕤成一地绿色了。这时,母亲就会乐滋滋地去割第一茬韭菜了。

母亲蹲下身子,一手拢着韭菜,一手用菜刀轻轻掠过,一把带着泥土芬芳、飘散着诱人清香的韭菜就割好了。头茬韭菜翠绿耀眼,鲜嫩香脆,看起来很美的样子,总让人心生欢喜,情不自禁会撩拨起人们味蕾深处的情怀。原来,母亲早已做好了手擀面,就等着这些新绿的韭菜做“嫁妆”了。她把择净的韭菜放在水中洗净,晾干后

切得细碎,在锅里倒少许油,等锅里冒青烟时,将准备好的韭菜和豆腐倒入,快速翻炒出锅。前后不到两三分钟,满屋就弥漫开浓郁的韭菜香味。人们都说“小葱拌豆腐,一清二白”,而韭菜炒豆腐更有其相似的意境,且多了份鲜香和朴素。母亲给煮好的面条浇上调好的汤水后,再盖上满满一勺韭菜豆腐菜。红艳艳的辣子,绿汪汪的韭菜、嫩白白的豆腐,一碗家常菜手擀面因了韭菜的“打扮”,而变得色香味俱全,分外迷人,吃得我们全家赞不绝口,心满意足。

如果说母亲的韭菜炒豆腐让人回味无穷,那么,香喷喷的韭菜盒子就更诱人了。淳朴善良的家乡人给韭菜盒子起了一个通俗易懂的名字——

韭饼,一到春天,身居北方一隅的人们眼中,韭饼就是春天里最解馋的美食了。

孩童记忆里,我最爱听母亲说的那句话:“乖乖的,明天就给你们烙韭饼吃!”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韭饼算是稀罕,也是我们满心期待的美食。母亲烙韭饼时,我们几个孩子就像跟屁虫一样跟前撵后,寸步不离地守在厨房,忙不迭地争抢着干活。其实,醉翁之意不在酒,都想第一个品尝到刚出锅的韭饼。韭饼是富贵的佳肴,母亲会在韭菜里掺和上摊熟的鸡蛋,还有豆腐、粉条等做馅,将馅放在擀好的面饼上,然后再在上面放一层面饼压实,搁在锅里烙熟,韭饼的香是不言而喻的。

我们手捧着一块热乎乎的非饼,闻着那扑鼻的香味,就忍不住想吃,咬一口唇齿留香,外酥里嫩,满满的都是幸福感。

如今,母亲年龄大了,眼睛也花了,不能经常给我们做可口的好吃的了。但是,每年春天时,我总会早早烙好韭饼给母亲送去。

“剃头刀儿割韭菜,寅时割卯时有”。韭菜不像青菜萝卜一样连根拔起就没有了,它长了割,割了长,一茬接一茬,生生不息,像极了人的一生。就像母亲说的那样,只要根还在,希望就在。

春光无限好,韭菜滋味长。韭菜默默地扮靓了我们的生活,使我们的生活像韭菜一样香气弥散、充满生机。